

地侃侃而谈。空气里满溢香槟、奶油和恋爱（想想波伏娃与萨特吧）的味道。海明威精妙的总结说出了众人的心声：“如果你有幸在年轻时到过巴黎，那么以后不管你到哪里去，它都会跟着你一生一世。巴黎就是一场流动的盛宴。”

“每当我梦见在天堂的生活时，梦中的场景总是发生在丽兹酒店。”位于旺多姆广场的丽兹酒店享有“酒店中的国王，国王的酒店”之美誉，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温莎公爵、“每个女人合该拥有一条小黑裙”的香奈儿、了不起的菲茨杰拉德、痛饮马提尼的海明威……所有这些爵士时代知名人物的身影，纷纷交汇于优雅奢华的丽兹酒店。是的，菲茨杰拉德、海明威，前者的才华“像粉蝶翅膀上粉末构成的图案那样自然”，后者以硬汉风格打造个人特质，读他的文字，恍如纵马翻越乞力马扎罗白雪皑皑的峰顶。上世纪20年代，群星闪耀时，巴黎暗暗拨动了这批青年人文学命运的转盘。

莎士比亚书店二楼的角落，店主西尔维亚·比奇搭起了床铺，手头拮据然“位卑未敢忘提笔”的年轻朋友，尽可在此地白日做梦深夜属文，然后一飞冲天。没错，左岸是块沃土，昨天撒下种子，明天指不定就能收获埃兹拉·庞德和詹姆斯·乔伊斯了！花园街27号的寓所内，出类拔萃也嚣张跋扈的格特鲁德·斯坦常放声大笑，气吞山河。她是当之无愧的沙龙C位，毕加索、马蒂斯、塞尚，以及舍伍德·安德森、马克斯·雅各布和纪尧姆·阿波利奈尔等人，在“女恺撒”面前也只能姿态恭敬，认真听讲。斯坦女士还曾指着海明威口吐金句：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。而后者干脆将这句话在《太阳照样升起》的扉页上。

海明威在位于田园圣母院街113号居所的院子里。摄于1924年，巴黎。



1957年一个春雨的日子，海明威和他的第四任妻子玛丽·韦尔什经过圣米歇尔大道，朝着卢



格特鲁德·斯坦在其肖像前，这幅肖像是由受她保护的毕加索绘制。

森堡公园的方向走去。当时他年近六旬，体格壮硕，在旧书摊和索邦大学的学生堆里显得朝气蓬勃。记者马尔克斯一眼认出了偶像：“我不知该上前请他接受采访，还是向他表达我对他的无限景仰。但无论哪一样，对我来说都不容易。我只是把手收握成杯形放在嘴边，像丛林里的壮汉那样大喊‘艺术—艺术—艺术！’……他转过头来，举起手，亮着孩子般的嗓音，用卡斯蒂亚语对我喊道：‘再见，朋友！’这就是我见到他的唯一时刻。”4年后，海明威用猎枪自杀身亡。25年后，马尔克斯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。55年后，“第一次读《百年孤独》非常惊讶，小说可以这样写！”的莫言也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。谈马尔克斯，莫言心有戚戚：“我搏斗了20年，终于可以离开他了，但我觉得我现在也终于可以靠近他了，因为我把中国的魔幻素材处理得和他不一样，这个过程是如此的痛苦也如此的漫长。”

“我看见了，美丽的姑娘，不管你在等谁，也不管以后还能否见到你，我相信你此刻属于我。你属于我，整个巴黎属于我，而我属于这册笔记本和这支铅笔。”被菲茨杰拉德戏言“写一部小说换一个太太”的海明威，若重返那场念兹在兹的流动盛宴，在写作时被魅力女郎分散了注意力，会如是自恋且坦荡地释怀。而听着伊迪丝·琵雅芙的香颂，跟海明威一样直接对着酒瓶灌一大口威士忌，看着今夜的上海，窗外纤巧到细弱的雪花缓缓飘落又消失无踪，如同拿破仑蛋糕酥皮上的糖霜轻轻融化于舌尖，再闭上眼睛，想象荣军院、大皇宫的穹顶在夕阳余晖的金色火焰中燃烧，年深日久的新桥同样铺上了晚霞的玫红……远在东方的你也许恍惚——此刻，整个巴黎属于我，璀璨法兰西属于我。✎